

马格格给莫小莉安排了一场相亲大会 ⑦

都市爱情

宫主不赞成宫喜复婚

宫喜越来越搞不懂这个艾娇娇了,以前他没发现她这么会演戏,一天的情绪态度变了七十二变。在餐厅里跟泼妇一样痛斥了他,他甩开她走了,她却非要追过来,要跟他复婚,还崴了脚。宫喜送她回去的路上,她化身为当初恋爱时的娇弱样,甜丝丝地跟他说:“宫喜,我已经放低姿态了,我们还有一个灯灯,他不会希望没了爸爸或者妈妈。”如果不是跟她生活了这么多年对她的如指掌,面对这样娇滴滴的艾娇娇,他真不忍心拒绝。

走到家门口,遇到了妹妹宫主,宫主问宫喜为什么垂头丧气。宫喜就把艾娇娇想复婚的事说了。“哥!你可千万不能答应!你不知道艾娇娇这人多讨厌。”宫主急得大喊。

宫喜不想谈这事,推了推妹妹,兄妹俩前后进门。毕玉凤迎出来,数落了宫主几句,说她现在是一天到晚不着家。宫有财把老伴儿按在沙发上坐下,给她按摩起肩膀来,边对宫喜说:“喜子,老家那边来电了,说家里的房子有人看上了,这几天就能给钱,我琢磨着,是不是该跟你妈回去一趟,处理下这卖房的事。”

一直以为父母就是说说,谁知道还真的在背后操作此事,宫喜头更大了:“爸,妈,卖房子又不是卖白菜,这是大事,得谨慎。我再考虑考虑,你们就别着急了。”说完就关门进屋了。

宫主等宫喜过去了,主动凑到毕玉凤跟前,小声说:“爸,妈,艾娇娇她想跟我哥复婚。”

“啊——”

两位老人同时叫出了声。

“就艾娇娇那脾气,可能吗?是她提出的复婚?她愿意放低身段?”毕玉凤有些不太相信。“复婚好啊,复婚老家的房子就不用卖了,这房子也保住了,咱们的大孙子也回来了。”宫有财一开始就不太赞同这种盲目的行为。

“爸,妈,这你们就不懂了吧?艾娇娇她是因为嫉妒!她受不了我哥找了人,尤其受不了我哥找了比她还年轻,比她漂亮的莫小莉!”

“你哥跟这个小莉,真在一起了?”“可不!千真万确!”

宫主说得有板有眼的,宫有财和毕玉凤相互看着,琢磨着。而进屋后的宫喜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犹豫了很久,给莫小莉打了电话。“小莉……今晚的事,很对不起。我……”

“你不用解释了,也不用担心。我看得出来,艾娇娇对你还有感情,你对艾娇娇也一样,我莫小莉不会去破坏别人感情的。一开始说的不就是用我来刺激你前妻,帮你们俩复婚吗?现在你们复婚有希望了,我也该退出这个感情‘游戏’了,我……祝福你们。”“小莉,我不是这个意思……”

“别安慰我了,我没事!我莫小莉是谁啊,拿得起放得下。放心,以后我们还是哥们儿!”莫小莉说完挂了电话,捂着被子哭了起来。

马格格给莫小莉安排相亲

莫小莉好不容易看清楚了自己对宫喜的感情,放下了跟胡帅三年的感情,她也很清楚宫喜现在不能勇往直前的情况,但她就是很委屈,因为宫喜连勇往直前的心都没有。只要他有这份心,她一定决不放弃

跟他一起披荆斩棘,不至于落得现这样,束手束脚,这一点也不是她莫小莉对感情的处理方式。更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被老妈强迫着去相亲。

这是一场如此盛大的闹剧。

马格格面前站了一排男人,莫小莉有些被吓到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用眼神逐个跟一排的男人打招呼表示小小的歉意,突然看见一个眼熟的,这不是同事刘姜君吗?

刘姜君见莫小莉认出了自己,极夸张兴奋地跟她挥手示意,顺便用余光瞥了一眼其他人,耀武扬威的,隐隐透露着“我已经占得了先机,你们就悠着点吧”的劲头。马格格像是在开招聘会一样,拿着一沓照片和简介对应面前的人。没多一会儿,就开始招手叫第一个人来询问了。

莫小莉根本无意于此,更无意去细细打听这些男人的情况,她脑海里还回响着宫喜早上跟她说的话。她特地打电话去请假,说自己去相亲,宫喜很公式化地祝福她找到真爱,还说希望她找到个比胡帅更优秀的。言语间都听不出什么吃醋的感觉,莫小莉很失望,特别失望。

相亲面试还在继续,刘姜君见场面有些乱,自告奋勇地来跟马格格打招呼:“阿姨,我叫刘姜君,是卫生局的,也是莫小莉现在单位的同事……”

后面不明情况的相亲者有些不满了:“这人是谁啊?不该排在我们后头吗?这不是插队吗?他还没人管了?”“他就是插队!不能再让他说了,凡事有个先来后到嘛。”马格格也不管他是不是小莉的同事,顺应民心地维持了秩序,把刘姜君赶到本来的位置上,给大家一个安抚的

笑容,骚动才得以平息。离得近的相亲者见到莫小莉,很是满意,长得这么漂亮,难怪有资本举办一场迷你的相亲大会,大家更是跃跃欲试。马格格一点也不着急,只是推了一把走神的莫小莉。

宫喜不会想象到莫小莉那边是如此复杂的情况。他一大早接到艾娇娇的电话,说要找时间来家里拜访他爸妈,她用的词是“咱爸妈”。

“你今天又想玩什么招啊?我要上班,没空跟你折腾。”宫喜站在阳台上,扭头一看,家里那三个人都竖起耳朵支着身子在偷听他这边的动静。

挂上电话,毕玉凤问:“她又说什么了?”

“她说她要买礼物上门跟你们道歉,要孝敬你们。”说完,他就穿鞋出门上班去了。毕玉凤和宫有财、宫主都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宫主突然想起什么来,追下楼去,宫喜已经跨上电动车要走了,她拽住车把手,上气不接下气的:“哥,我跟你说,千万得守住阵地,别让她攻陷。她现在回头找你,不是因为她有多爱你,觉得你多好。她只是因为妒忌!这艾娇娇绝对想不到,你这一离婚,马上就能找到比她好千百倍的,立刻就能开始第二春。她心里肯定恨啊,才想着要复婚。等把你搅黄了,她又甩手走人了。你千万别上当!”

宫喜皱了皱眉头:“行了,我自己会处理,你也快去上班吧,这都到了……”

到了办公室,看到小莉空空的办公桌,宫喜又感叹自己太没出息了,明明要接受她,为什么老是把她推得更远呢?他得再琢磨琢磨怎么把艾娇娇打发掉。

李密派人写文章骂杨广,触怒龙颜 ⑧

大话历史

窦建德的策略是撤退。“以我看来,隋将之中善用兵者无如杨义臣,我们还是暂入高鸡泊,假以时日,隋兵疲倦,那时出击才有胜算。现在出击,就算战死,也无济于事。”

高士达转过身来,用一种难以捉摸的眼神看着窦建德,突然大笑起来:“我新破郭绚,士气未必输他,一个杨义臣何必畏惧如此。”紧接着,高士达表示,这一次就不劳窦建德出马了,自己亲自走一趟。

窦建德没有坚持劝说,当他听到对方要自己留守的时候就知道,高老大有了一些想法。高士达正处在焦虑当中,这是一种危机感。窦建德的加入大大加强了义军的实力,但同时也对高士达的领导地位产生了强有力地挑战。现在很多人来投奔,头一句常常是,我是来投窦大哥的。高士达心里都纠结成麻花了。

高士达此去志在必得,他领走了所有的精兵,给窦建德留了点老弱病残守家。望着自信满满出营的高士达,窦建德心头涌起一股不祥的感觉。

担心似乎是多余的,没多久,前方传来消息,高士达初战告捷。

窦建德充满疑惑,接着问了一句:“东海公现在何处?”“东海公正在设宴犒赏大军。”传令兵快乐地回答道。旁边的部属都松了一口气,看来杨义臣没那么难对付。于是,有人提议后方兄弟也摆个宴席祝贺一下。

手下刚提出建议,就被窦建德一声喝斥打断:“还喝什么!快去准备防守,杨义臣马上就会杀到这里!”望着惊诧莫名的手下,窦建德解释道:“东海公未能破敌,就骄傲自大,必大败无疑,隋兵乘胜一定会长驱直入,到时,人心惊骇,我们只

怕也守不住。”

召集留守的将领,窦建德分派任务,加强防守,严阵以待。五天后,杨义臣杀将过来。

不出窦建德所料,高士达因为疏于防备,被杨义臣突然袭击。义军大败,高士达本人也光荣捐躯。

杨义臣出现在窦建德的面前,他用两次奇袭击败了对手,面对窦建德这支残兵时,他没有再用计谋,而是直接采取了强攻。虽然提前做了准备,但在实力大大超出自己的对头面前,窦建德依然无法坚守,很快,义军士兵四下逃散。窦建德本人领着数百名亲信逃入茫茫的芦苇丛中。窦建德第一次感到了茫然,但命运终于不忍心再给这个汉子身上加以磨难。逃走数天后,窦建德停下了仓皇的脚步。

杨义臣收兵了。在他的眼里,高鸡泊的反抗势力已经被扫荡,再也成不了什么气候。骄傲与自信让他再次选择放人一条生路。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也是杨义臣一生最大的遗憾。

征讨高鸡泊是杨义臣最后的领军机会。杨广召回了杨义臣,遣散了他的士兵,然后给他安排了一个礼部尚书的官职。回到朝中,杨义臣就得了病,应该是被气病的。没多久,忧愤交加的杨义臣死在了礼部尚书这个莫名其妙的职位上。

窦建德又回来了。杨义臣撤走了,高士达死了,以前在这一带活动的义军,比如王薄们也投瓦岗军去了。留给窦建德的是一个空白的造反市场,他将重新开始,大展拳脚。窦建德第一个回到的地方是当日高士达跟杨义臣交战的地方。窦建德下令找到高士达的尸体。他本人穿上素白的孝服,率领全军为高士达

发丧。消息传来,被打散的义军纷纷聚集过来,这里面不但有窦建德以前的亲信,也有高氏宗族的人,这便是道义的感召力。

接下来,窦建德做了一件事,让自己的部队更加强大。

起义军大多是贫困的农民,落草为寇之后,对曾经欺压他们的隋朝官员和地主们毫不手软,抓住就杀。这也是回应隋朝官员抓住反兵就杀的政策。你杀我,我杀你,礼尚往来是也。窦建德认为这样是不对的,仇恨只能激起更大的仇恨,杨广的随斩获决并没有消灭反抗,同样,义军的杀戮并不利于部队的发展。

于是,窦建德下令,以后抓到隋朝官员不得随意杀害,如果俘获士人,窦建德将亲自接见,发现有才能的人,就引为谋士。这种策略,后人称为统一战线。

窦建德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些隋朝官吏一算账,发现为杨广陛下当差风险还大于当草寇,干脆向窦建德投了降。数月之后,窦建德的部队发展到十万人,成为河北地区最强大的义军。但这支部队并非没有弱点。

这是一支败亡余军。当日杨义臣扫荡河北给义军带来了沉重的心理阴影。窦建德耐心等待着重振军心的机会。不久后,他如愿以偿在河北的地界发现了一支隋朝的大军。说起来,这支隋军还是李密招来的。

在攻下兴洛仓后,李密乘胜进军,又拿下了东都附近另一个大仓:回洛仓。一时之间,兵势大振,四方来投。必须要说明一点的是,李密的瓦岗军比较松散,不少人与其说来投山,不如说是来借仓吃饭。他们奉李密为总舵主,一起干推翻隋朝的大

事。

然而,洛阳宫的杨广终于展现了不同于他年龄的成熟。在刘长恭大败而归后,杨广并没有将其军法处置,而是释免其罪,还把他叫去做思想工作,令其不要有心理负担。杨广用他的宽容大度重新团结起了东都的力量,并布置了紧密的防守,李密虽然频频出击,但收效不大,有一回,李密还差点被流箭射中。包围东都,瓦岗军跟隋军形成了僵局。

然而,对李密来说,更大的麻烦要来了。造成这个麻烦的原因是李密太高调了。来投奔的除了各地义军之外,还有不少隋朝官员。这里面,有一个叫祖君彦的人。

此人算隋朝惯青,对隋朝官府相当不满。据记载,祖君彦才华横溢,但不巧的是,杨广本人也以文人自居,时常跟自己的部下比才华。大概是比不过吧,杨广就开始给祖君彦穿小鞋,让他在东都当一个小小的书佐,每天起草点公文,这个任命大概跟玉帝任命孙猴子当弼马温一样。

李密打到东都附近后,祖君彦毅然丢下公务员的铁饭碗,投靠了瓦岗军,他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写一篇檄文。不一会儿,祖君彦就文采飞扬地写出一篇著名的檄文。在檄文中,祖君彦使用了一个对句:“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句话后被提炼为罄竹难书,成为形容罪大恶极之人的专用词。祖君彦为杨广皇帝列举了十大罪状,罪名从谋杀亲父到穷兵黩武再到公费旅游以及三观不正调戏妇女等无所不包,更耸人听闻的是,里面竟言之凿凿说杨广搞乱伦。这篇檄文终于把杨广陛下惹急了,愤怒之下,他打出了最后的王牌:江都通守王世充。